

卷三十

大地文学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编



大地文学

(卷三十)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编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

海洋出版社

2015年10月·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地文学. 第30卷 / 中国国土资源报社, 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编.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2015.10

ISBN 978-7-5027-9282-4

I. ①大… II. ①中… ②中…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58863 号

责任编辑: 鹿 源

责任印刷: 赵麟苏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http://www.oceanpress.com.cn>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邮编: 100081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0

字数: 230 千字 定价: 25.00 元

发行部: 62132549 邮购部: 68038093 总编室: 62114335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大地文学(卷三十)编委会

主 编：陈国栋

执行主编：徐 峙

副 主 编：马 亮

编 辑：周 洵 陈琼枝 刘将成 周 习

刘能英

目 录

深度纪实

- 地平线上的身影·····王少勇 陈国栋 马 亮(1)

小说麦田

- 吾血吾土(长篇小说节选)·····范 稳(31)
远去的大雁(短篇小说)·····李秀莲(44)
龙骨往事(短篇小说)·····曲从俊(51)
指南针(中篇小说)·····马 行(62)
我的吴杨(短篇小说)·····何尤之(83)
发电机(小小说)·····胡明宝(90)
心锁(小小说)·····山前老九(93)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 刘连仁(现代戏)·····魏修良 李大伟(95)

随笔天下

- 乔尔玛垭口的那座丰碑·····陈国栋(114)
碎影流光
——酒泉中学往事·····陈新民(118)
七月的疼痛(外一篇)·····叶浅韵(125)
云花开在青天上·····言 子(129)
一条河的走失或永生·····林 平(132)

诗行大地

- 诗星空
我把世界赤脚走一遍·····张 洁(135)
无锡映象·····章治萍(138)
懒懒的诗·····懒 懒(141)

诗博会.....(144)

陕西行 周 航 / 墙的重生 周丽娜 / 采莲记 葛小明

流动的部落 华 野 / 魔术 杨汉年

立春贴(外一首) 陈才锋 / 吹气球 彭世学

七夕念 姜维彬

诗雅韵.....(148)

汪洋诗词十首 汪 洋 / 春柳诗 付廷红

王玮诗三首 王 玮 / 景芝行二首 何其三

忆江南 王元方

评论言说

体味崇高

——读陈国栋散文《乔尔玛垭口的那座丰碑》...周 习(150)

庄严之痛,何处安放?

——评吕铮长篇小说《名提》叙事空间的艺术张力

.....王 彦(153)

地平线上的身影

■王少勇 陈国栋 马 亮



当高铁动车疾驰而过,拉近一座座城市间距离的时候;
当载人航天飞船发射升空,沿着轨道飞向茫茫太空的时候;
当宏伟的大桥飞架南北,将昔日天堑变为通途的时候;
当丰富的矿藏在荒漠峻岭中被勘探发掘,化为源源动力注入各项建设的时候……

人们可能不会想到,这一切,全都离不开地图,离不开精确的地理坐标,离不开那一组组详细的地理信息数据。人们可能更不会想到,这每一组数据的获得,都意味着不论在荒原,在沙漠,在高山,在大河,有人要前往——架起仪器,读取数据,编入档案,画出地图。这些人,一步一步丈量祖国大地,把汗水和热血洒遍广袤的疆土,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共和国建设绘下了可靠的“底图”。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就是这样一支默默无闻的开路先锋。

只步为尺测经纬,丹心一片绘乾坤。国测一大队成立 61 年来,一代代测绘队员前赴后继,6 次登越珠穆朗玛峰,测量出珠峰的精准高程;第一次把测绘点布设到南极和珠峰北坳,在世界测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累计完成国家各等级三角测量 1 万余点,提供各种测量数据 5000 多万组,得出近半个中国的大地测量控制成果。

61 年里,他们背着沉重的仪器装备,28 次进驻内蒙古荒原,32 次深入西藏无人区,37 次踏入新疆腹地,徒步行程总计 5700 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 1400 多圈!

在北疆的阿勒泰地区,最低温度达到零下 45 摄氏度,可为了保证测量精度,他们操作仪

器时不能戴手套；

在天山东部的火焰山下，地表最高温度在 70 摄氏度以上，他们穿着厚底鞋依然被烫得直蹦，七条汉子在沙漠中一口气喝光 20 公斤水；

在平均海拔 6000 多米的珠峰地区，稀薄的氧气让人走几步就喘得厉害，强烈的紫外线灼得队员们又红又黑，层层掉皮；

在中国内陆最低处、海拔负 154 米的吐鲁番艾丁湖洼地，温高风大，测绘队的一头骆驼被风刮跑，追了 100 多公里路才找回……

遍布祖国版图上的地理坐标看似平凡，却需要测绘队员在广袤大地上万里跋涉，精准测量。

这些地平线上的身影，是测绘队员们遍插于大地之上的生命旗帜。

今年是我国首次珠峰高程测量 40 周年。7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建党 94 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国测一大队参加珠峰测量的 6 位老同志回信，高度赞扬了他们忠诚与奉献的精神。

61 年来，国测一大队一代代测绘队员用行动乃至生命诠释着“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测绘精神，并将这种精神薪火相传，不断焕发出新的耀眼光芒。



新中国成立初期，第一代测绘人响应祖国号召，投身于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他们凭着对国家和对事业的无限忠诚，凭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凭着朴素而又崇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在无比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为共和国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总书记回信了

2015 年 7 月 1 日早晨，古城西安阳光明媚，天空清澈如洗。这一天，已退休 20 年的邵世坤起得很早，他先是在家属院的林荫路上散步，吃过早饭后，还专门擦了擦书柜的玻璃，拿出摆放在里面的几张照片和党组织授予他的各种奖状、奖章端详了一阵。照片上，他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意气风发，和队友们一起走南闯北，测量祖国的大好河山。

今天是党的 94 岁生日啊，邵世坤在心里念着。每年的这一天，他都觉得特殊而神圣。年轻时，他都是在野外庆祝党的生日，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只要想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内心就充满力量。退休后，看着祖国一年年发展变化，包括测绘事业在内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他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欣慰。

邵世坤正回想着，电话铃响起。

“喂，邵老啊。”邵世坤听出是国测一大队现任党委书记刘键，声音有些高亢和激动。“邵老啊，告诉你一个天大的喜讯，习近平总书记给你们回信了。”

“什么？”邵世坤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总书记给你们回信了，就在今天，建党 94 周年的日子。”刘键重复了一遍，声音因激动

而有些颤抖。

挂上电话,即将年满80周岁的邵世坤闭上眼睛,深吸了两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慢慢站起身,看着窗外,几朵白云在蓝天飘过,阳光洒在梧桐树上,透过窗子辉映在他脸上。

邵世坤很快在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见到了薛璋、郁期青、梁保根、张志林、陆福仁。这6位老测绘队员曾参加过1975年的珠峰测量,那是我国首次成功测定珠峰高程,距离今年刚好过去40周年。就在一个多月前,国测一大队召开离退休党员组织生活会,6位老同志谈起40年前珠峰测量的话题,感慨万千。40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今正在向实现中国梦阔步前进。在这40年里,国测一大队登珠峰,下南极,测量天地,足迹遍布祖国东西南北、跨越陆地海洋,为国家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6位老同志商议,给习近平总书记写封信,汇报国测一大队近年来的发展情况,表达自己作为老党员、老测绘人,对党和国家的热爱,对测绘事业的无限忠诚。

他们在信里写道:“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培养下,国测一大队成长为一支能打硬仗、打胜仗的英雄团队,大家用青春、热血、智慧和汗水为国家作贡献,有的同志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敬爱的总书记,我们要自豪地告诉您,国测一大队建队61年来锻炼成长的优良传统正薪火相传。如今,年轻的测绘队员正沿着老一辈测绘人的足迹,继续奔波在崇山峻岭、大漠戈壁、原始森林、江河湖海。他们进驻内蒙古荒原28次、深入西藏无人区32次、踏入新疆腹地37次,徒步行程570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400多圈;他们完成了南极重力测量、中国地壳运动观测网络建设、西部无人区测图、海岛(礁)测绘、汶川灾后重建测绘,等等。在纪念我国自主科学测量珠峰高程40周年之际,我们以耄耋之躯向您保证,我们一定牢记党员使命,保持勇攀高峰的精神,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贡献余热,为传承爱国精神、敬业精神,发挥测绘工作对经济社会的重大作用尽绵薄之力!”

落款的署名是:邵世坤(80岁),薛璋(80岁),梁保根(79岁),张志林(79岁),郁期青(77岁),陆福仁(74岁)。

写这封信时,他们想,总书记日理万机,只要能看到这封信,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谁也没想到,总书记会亲笔回信,并且是在“七一”建党节这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里。

收到总书记的回信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立即在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组织召开“纪念建党94周年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座谈会”。座谈会上,邵世坤他们看到了总书记的回信:

国测一大队邵世坤等同志:

来信收悉。40年前,国测一大队的同志同军测、登山队员一起,勇闯生命禁区,克服艰难险阻,成功实现了中国人对珠峰高度的首次精确测量。你们是这项光荣任务的亲历者、参与者,党和人民没有忘记同志们建立的功勋。你们年事已高,但仍然心系党和人民事业,充分体现了老共产党员的情怀。

几十年来,国测一大队以及全国测绘战线一代代测绘队员不畏困苦、不怕牺牲,用汗水乃至生命默默丈量着祖国的壮美河山,为祖国发展、人民幸福作出了突出贡献,事迹感人至深。

忠于党、忠于人民、无私奉献,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是靠千千万万党员的忠诚奉献而不断铸就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全国广大共产党员要始终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心系人民、情系人民,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团结带领

亿万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捧着总书记的回信,邵世坤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总书记说得多么好啊。邵世坤想,是啊,我们就是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献给了党,献给了测绘事业,尽到了自己应尽的力量,我们对得起共产党员的称号,此生问心无愧,无怨无悔。

捧着总书记的回信,邵世坤的思绪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他和兄弟们奋战在戈壁荒漠、雪域高原,战天斗地,无比豪迈……

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4年4月,尚未年满19周岁的邵世坤,从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来到刚刚成立的总参测绘局第二大地测量队工作,这支队伍是国测一大队的前身。

50年代初,新中国百业待兴。旧中国留下的测绘基础十分薄弱,全国仅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在20世纪20至40年代进行过精度较低的测绘。并且大地测量成果零星分布,测量基准和坐标系统十分混乱,大多无法利用。当时,大面积的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测绘工作亟待开展,黄河、长江、淮河等流域水利工程也要求统一、可靠的大地测量控制。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测绘工作。1956年,国家测绘局成立,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调总参测绘局局长陈外欧出任国家测绘局首任局长,要求尽快拿出国家基本图,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支撑。1956年10月和1958年3月,总参测绘局第二大地测量队和地质部第一大地测量队先后转入国家测绘局,组成了如今的国测一大队。

全国性的大地控制测量,是国测一大队与生俱来的使命,包括国家基础测绘的三角、水准、天文、测距、重力、基线等的布测工作。国家大地测量工作,要按照总体设计,在全国范围内均匀布测大地控制点,组成高精度的控制网,用各种技术手段测定其精确的经度、纬度、海拔高度和重力加速度。每次测量,点位布设必须密集、均匀,不得有疏漏遗缺。高山、森林、湖岛、沙漠、沼泽,一律要走到测到。

走出校门,邵世坤满怀梦想和激情,投入祖国的测绘事业。那是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哪里艰苦哪安家”,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那时,测绘工作的艰苦程度是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测区往往自然环境恶劣,高山缺氧、严寒酷暑是家常便饭,测绘装备落后、简陋,队员在野外作业所需的物资运输主要靠骆驼、牦牛、架子车。然而,测绘队员们凭借着满腔热情和为国献身的决心,克服重重困难,用脚步填补祖国测绘的空白,绘制出一幅幅珍贵的地图,为新中国的建设夯下了坚实的基础。

每年树叶一绿,邵世坤和队友们就收拾行囊,装备,奔赴测区。他们栉风沐雨、风餐露宿,有时一年要转战多个省区,直到西安已经寒风刺骨了,才返回家中。

有一年,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邵世坤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草原被高耸入云的雪山环绕,山顶终年积雪,高寒缺氧。国测一大队测量小组要攀登到雪山顶上,完成6个方向的观测任务。

包括邵世坤在内的5名测绘队员组成突击队,天不亮,就沿着一条小石沟向山顶爬去。一开始,山势还较为平缓,他们走了四五个小时后,坡度突然变陡。抬头望去,山顶高悬在上

方,云层笼罩;向下看去,悬崖峭壁,深不见底。沟里全是风化的片状岩石,不时有岩石滚落下来。队员们小心翼翼,手脚并用往上爬,每一步都异常艰难。

邵世坤看见,一只老鹰在旁边的山谷上空盘旋,他们当时的位置比鹰飞得还要高。他手上已经被锋利的岩石划破了几个口子,内衣被汗浸透,寒风吹来,刺骨钻痛。

这段300米左右的陡坡,队员们用了近10个小时才爬上去。到了山顶,三名队员完成了任务,赶在天黑前下山去了。这时,天色已晚,要同时观测六个方向已经不可能了,只能等到第二天,邵世坤和记簿员武海宽留了下来。

天边的云朵被夕阳烧成红色,太阳慢慢地向地平线落去。邵世坤他们没有背帐篷上来,只好把点位附近厚厚的积雪铲平,在上面铺一层帆布,作为自己的床铺。突然间,狂风大作,刺骨的寒风卷着冰雪将二人包围。邵世坤心想:不好,这样下去会被冻死的。“海宽,快,我们用雪搭个墙。”两人在冰雪的床铺边迎着寒风,用积雪堆起了一堵墙,蜷缩在“墙”下,紧紧靠在一起取暖。没有被子,每人只有一件羊皮袄。

对邵世坤来说,这样在野外过夜并不稀奇,他和队友们经常夜里没地方住就找个背风的地方蜷缩身子凑合一夜,还戏称这样是当“团长”。可这一次,在雪山之巅,实在是太冷了。他浑身发抖,上下牙止不住地“打架”。长夜才刚刚开始,可每一分钟都是煎熬。“海宽兄弟,我们一定要挺过去,明天,等太阳出来,我们就暖和了。测完这个点,整个测区剩下的任务就有保障了。”两个人相互鼓劲,等待黎明的到来。天上的云被风吹走了,满天繁星闪烁,一片寂静。在这无边的黑暗与寂静中,只听到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动。终于,漫长的黑夜逝去,天边露出一丝白光,紧接着,火红的太阳从地平线慢慢浮上来,群山被染成金黄色。终于熬过去了,邵世坤和武海宽激动地跳了起来。

可他们没想到的是,这漫漫长夜只是开始。测点的6个方向,最长的边有50公里,最短的也有10公里。高山气候多变,时常雨雪交加,云雾缭绕,6个方向很难同时观测。邵世坤和武海宽不停地向各方眺望,眼巴巴地等待观测时机,只要一有机会,就立刻抢测。老天好像故意刁难他们,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食物只剩下一小袋干饼,渴了就抓一把冰雪吃,饿了就啃两口冻饼,脸被寒风吹裂了,嘴角不住地流血。第七天下午,已经到了身体能承受的极限:武海宽半躺着,表情很痛苦;邵世坤也筋疲力尽。就在这时,他环顾一周,突然发现6个方向同时露出来了。“海宽,海宽。快,快!”武海宽听见召唤,一下爬起来。他们打起精神,精确而迅速地观测了6个方向。苦苦等了七天七夜的数据终于获得了,激动的泪水充满了他俩的眼眶。七天七夜啊,像7年那么漫长。“兄弟,我们成功了。这罪受得值了。”邵世坤和武海宽拥抱在一起。

从山上下来不久,又发生了一件惊险的事情。有一天,邵世坤一个人骑马去执行任务,路过一个蒙古包时,牧民养的七八条狗闻到了生人的气味,围着他 and 马就疯咬。邵世坤寡不敌众,不一会儿就被狗咬下马来,摔在地上。他抓住一只狗的腿把它甩到远处,奋力搏斗,左挡右突。这时,蒙古包里的牧民听见狗叫声跑了出来,喊了两嗓子,七八条狗才停止了攻击。邵世坤坐起身时才发现,身上因为穿着皮夹克没怎么受伤,但是左脚脚踝被狗狠狠地咬伤了。茫茫大草原,方圆上百公里没有医生,更别说狂犬疫苗和血清了。凭着外业经验,他知道如果不及及时处理伤口,沾染狗牙毒的地方就会慢慢腐烂,人会不治而亡。

邵世坤心想:古有关云长中箭毒后刮骨疗伤,此时此地,我何不一试?于是,他取出身上

的小刀,一刀一刀地在伤口上刮,肉一层一层地往下掉,疼得他汗水浸透了衣服,头晕眼花,他咬紧牙关一直刮,直到看见白花花的小腿骨才停了下来。后来回到营地,邵世坤在队友的帮助下对伤口进行了消毒,包扎起来。休息几天后,他又开拔测量去了。

如今回想起这些往事,邵世坤内心非常平静。为了祖国的测绘事业,没有什么艰苦是不能忍受的,何况队友们也是这样做的。在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流点汗流点血算什么?测绘人就是这么豪迈。共和国的崛起有我们付出的一份力量。

8848.13 米,中国的高度

对于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的邵世坤等6位老同志来说,他们人生的制高点是在1975年,在珠穆朗玛峰。

莽莽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处,巍然屹立着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

人类对山峰的认识总是从测量其高度开始。这“地球之巅”的精确高度到底是多少,在过去一直是个谜。西方学者曾多次组成探险队来到这里,以求测出珠峰的高程,但由于自然环境险恶等原因,他们始终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尽管如此,在20世纪初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关于珠峰高程较“权威”的说法,却一直为外国“探险家”“考察队”垄断,甚至在我们的地图上,也只能沿用那并不准确的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提出“精确测量珠峰高程,绘制珠峰地区地形图”。珠峰是中国的珠峰,它的高度,怎能让外国人说了算?测量珠峰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落在了国测一大队肩上。

1966年和1968年,国测一大队两次组织队员进入珠峰测区,建立定日到珠峰山麓的大地控制网,获取珠峰地区大气折光的试验数据。测绘队员通过天文、重力、水准、物理测距、折光试验等各项测量工作,获得珠峰峰顶的雪面高程,这是珠峰第一次有了中国测量的高度。但是由于这次测量没有登顶,峰顶未设觇标,高程没有对外公布。但国测一大队这两次在珠峰地区的布测,为1975年的珠峰高程测量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1975年,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国登山队攀登珠峰之际,专门组建一支测量分队,精确测定珠峰高程。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迅速在国测一大队传播开来。大家奔走相告,很多人主动请缨。尽管大家都清楚,珠峰地区是生命禁区,加之装备落后,上去的人死亡率达三分之一以上。队里经过挑选,派出了8名精兵强将,他们分别是邵世坤、薛璋、郁期青、梁保根、张志林、陆福仁、吴泉源、杨春和。

8位队员被选中后非常激动,尽管他们当时大多已人到中年。可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在他们看来,攀登珠峰,精准测定珠峰高程,是测绘工作者报效祖国、打破一直以来被国外垄断的珠峰勘测数据的良好时机,是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

4月初,8位队员和全体登山队员一起列队,在珠峰大本营的五星红旗下,举起右手向祖国庄严宣誓。此时,他们心中充满使命感和责任感。一定要成功!哪怕付出再大的代价甚至生命,也要向党和国家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

珠峰大本营海拔就达5200米,空气含氧量仅相当于内地的60%。人在这里,就算躺着不动,心脏负荷也相当于在内地干重体力活。何况队员们还要背负沉重的测量设备开展工

作。队员们除了用鼻孔呼吸外,还需要用嘴大口喘气,时间一长便会嘴唇溃烂、口腔溃疡、喉咙发炎,就会喝不下水、吃不下饭,痛苦难耐。强烈的高原反应也常常使队员们感到头痛、心跳加剧,还会导致呕吐,彻夜难眠。由于这里的水在 70 摄氏度就会烧开,所以煮好的米饭也是夹生饭,多数人因此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为了避免感冒引起肺水肿、紫外线爆皮,队员们一连两个月不能洗头、擦脸,更谈不上洗澡了。在海拔 6120 米高度做珠峰测量大气折光试验时,4 名队员患了“高山厌食症”,头痛恶心,4 个人 8 天仅吃掉 1 斤多大米、一点点炼乳,却坚持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

郁期青和梁保根承担了建立海拔 5200 米、5500 米、6000 米和 6500 米四个重力测量点任务。在联测最后的 6500 米重力点时,意外发生了。在海拔 6000 米以上,空气非常稀薄,每走一步都很艰难,他们还要背着沉重的仪器。当爬到北坳冰川的边缘时,梁保根突然捂着肚子,痛得脸色苍白,黄豆大的汗珠瞬间流了出来。看到兄弟情况紧急,郁期青为了保证安全,决定先把仪器放到山上,再搀扶他下山。谁知梁保根怎么也不肯,平时内向少语的他有点儿急了。“那怎么行?就是死,也要先完成任务。”梁保根几乎是对着郁期青低吼:“如果我真的死了,就把我埋在北坳山下。你回去对我媳妇儿讲,让她不要太过难过,就说我是为了工作牺牲的。”郁期青热泪盈眶,看着面前可敬可爱的队友,一时说不出话来。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梁保根的疼痛有些缓解,他们又艰难地向海拔 6500 米高地爬去。当任务完成时,太阳也快要下山了。此刻,又面临巨大的威胁,如果当晚不能赶回 6000 米营地,就会被冻死。返回的途中有两处十几米高的陡坎,一旦失足,不死也会残废。考虑到梁保根的身体,郁期青先把两台仪器分两次送下陡坎,再爬上去接他。下陡坎时,两人蹲下,用屁股一点一点往下蹭,一前一后,相差一米左右。郁期青心想:“我必须在前面,万一有什么闪失,我可以为兄弟挡一挡。”赶回营地时已是后半夜了。当天,他们跋涉了近 18 个小时。躺在床上,梁保根仍疼痛难忍,缩成一团。医生检查发现他得了胃痉挛。可他一直强忍病痛,坚持工作,这需要何等的毅力和耐力啊!8 天时间,梁保根体重下降了十几斤,身体骨瘦如柴,双眼明显塌陷。

更大的挑战在更高处。为了取得 7000 米以上高海拔地区的重力测量成果,测量分队决定冲上“北坳”——珠峰与章子峰之间的一片奇陡的冰雪峭壁,是从北坡攀登珠峰最艰险的地带之一。这里几乎每年都要发生巨大的冰崩、雪崩,千百吨冰岩和雪块像火山爆发一样喷泻而下,几十公里外都能听到轰鸣声。4 月 9 日,郁期青所在的 7 人突击小组向北坳发起冲击。那天,寒星还在墨色的天幕上闪烁,郁期青一行已经从营地出发,开始向北坳突击了。

郁期青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形:“抬头看北坳,这哪里是山啊,看不到一块岩石,看不到一点黑色,简直像一垛五百多米高的雪墙横挡在面前。雪墙最大坡度达 70 度,而且雪崩频繁,裂缝很多。我们往上攀登,只能按‘之’字形斜切,迂回前进。越往上,越缺氧,背上的仪器装备也越沉重。”每往上迈一步,都是考验。

这五百多米的“路”,他们足足走了 8 个小时。最终,他们艰难登上北坳并完成了重力测量和航测调绘任务,把大地测量的重力点推到了海拔 7050 米的新高度。

从北坳下来,郁期青在几天内又登了三座高山,这个连续三次参加了珠峰测量的汉子彻底累垮了。他患上了重感冒,发烧 41 摄氏度,引发了严重的肺水肿和胸膜炎,昏迷不醒,被紧

急送往日喀则野战医院抢救。医院组织多名专家会诊,昼夜输液、特级护理,但他依旧持续高烧,生命垂危。

5月27日下午2时30分,登山队员成功登顶,将标志性的红色觐标耸立在珠峰之巅。国测一大队的测绘队员,在6个交会点上经过3天的连续观测,终于测出珠峰的精确高度:海拔8848.13米。这一结果一经公布,立即得到联合国和世界各国公认,成为教科书上的权威数据。这,也标志着我国的测绘水平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经过20多天的抢救,郁期青终于苏醒过来。医院的大夫拿来一张报纸,头版头条就是队员们成功登顶并测量珠峰的消息。郁期青激动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胜利了!我们胜利了!中国测绘人向世界宣布,珠穆朗玛峰从此是中国的高度。

后来,郁期青被转送北京治疗。医生先后从他的胸腔中抽了8次血水。他住院160天才出院,体重从70公斤下降到35公斤,牙齿几乎掉光了,还留下了胸膜粘连、动脉硬化、静脉曲张等后遗症。那一年,他刚刚36岁。

测绘队员们为了圆满完成测量珠峰的任务,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突破了一个个生命极限,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的实力,也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测量珠峰的过程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南极绘图者

除了世界之巅,国测一大队测绘队员的脚步还踏上了神秘的南极,第一次把测绘点布设到2万公里之外的冰雪极地,制作了中国第一张南极地形图。

1984年11月,我国政府派出南极考察队,首次在南极大陆开展科考、建站活动。国测一大队的工程师刘永诺,同国家测绘局两名同志组成测绘班,随科考队前往南极。

“向阳红十号”船从上海出发,连续航行了35个昼夜才到达南极。科考队员们大多是第一次出海,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几乎全都晕船了,不少人吃不下饭,甚至有人连床也下不来。刘永诺靠着坚强的毅力,不仅很快适应了海上的环境,还经常在伙房帮厨,参与船舱安全检查等,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刘永诺就是这样一个不怕吃苦、勤奋、热心肠的人。他1962年来到国测一大队参加工作,一边认真钻研业务,一边冲在条件最艰苦的地方。“文革”期间,国家测绘局一度解散,不少人把专业书籍卖光了,但刘永诺坚持复习专业知识,同时学习第二外语,并吸收最新科技如计算机、数理统计等知识。

1977年,国测一大队承担了测量天山山脉最高峰托木尔峰的艰巨任务。刘永诺凭借精湛的业务技术,担任天文、三角测量加强组组长。大部分作业区在海拔5000米以上,气温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冰川内,冰裂缝、冰窟窿、冰塔、冰碛比比皆是。面对险恶的环境,刘永诺抢来了最艰苦的西冰川测量任务。白天,他带领大家在冰川中奔波,选点、造标志、观测。晚上,队员们因为劳累很快进入了梦乡,刘永诺却仍在零下30至40摄氏度的冰山上进行天文观测。那时,为了方便测量,队员们就在距离测量点不远的地方搭起小帐篷。有时夜里突降大雪,越积越厚,队员们一早醒来就被吓一跳,原来帐篷被埋在了积雪中。在西冰川,刘永诺和队员们一干就是17天,为之后的登顶观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托木尔峰成功登顶并测定

高度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邓小平同志第一时间签发了贺电。

在南极乔治王岛,刘永诺同样诠释了国测一大队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刘永诺参加了“长城站”选址测量、实地放样等工作。他和测绘班两位队员一起,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为我国绘出首张南极地形图,并测定北京与长城站的精确距离:17501.9公里。南极长城站的测绘成功,填补了我国极地测绘空白,为中国测绘发展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那时,南极正处于极昼期。乔治王岛虽距离极点还有一段距离,但每天太阳沉入地平线下的时间都很短。所谓晚上,天也不会完全黑下来,天边依然飘浮着绮丽的霞光。在我国第一座南极科考站长城站的建设过程中,科考队员们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只要钻进帐篷,很快就能睡着。但一觉未醒,起床的哨声就响了。

乔治王岛天气恶劣,帐篷一次又一次被风雪压倒,海浪一次又一次把码头冲垮。风急浪大,小船不能下海,直升飞机也无法出动,这一切影响了建站进度。但队员们用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硬是把损失掉的时间夺了回来。有的队员受了伤,仍然带伤坚持工作,有的队员晕倒在工作现场,休息一会儿,继续拿起工具。海水、雪水、汗水湿透了衣裳,有时一天烤几次换几次。就这样,科考队的建站工程一天一个样,从登陆奠基,到2月10日长城站全部完工,只用了45天。

刘永诺所在的测绘班,除了参加建站工程和为各项科学考察服务外,主要任务是在选定南极长城站的站址后,运用各种测量手段,测定该站的地理坐标,绘制大比例尺地形图,为建站作实地放样等。这些任务几乎涉及所有大地测量和地形测量、工程测量知识及计算机软件知识。测绘班的3名队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团结协作,精心施测,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

刘永诺除了和两位队员协作,还独自承担了陀螺方位角的观测计算、重力和天文的观测计算、长城站主楼的工程放样、主楼的变形观测以及乔治岛的面积计算等工作。刘永诺没有退缩,他向来习惯于把重担往自己肩上挑。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四五个小时,有时顶多就打个盹儿。高强度的工作,让他常常忘记吃饭,有时刚吃过饭,却不记得是午饭还是晚饭。可是在工作时,他对每一个数字都不马虎,每一项计算都确保精准,出色地完成了全部任务。1985年4月6日,我国首次南极科考庆功授奖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刘永诺被荣记个人三等功。

如今,刘永诺所建的测量觐标依旧屹立在乔治王岛上。在中国长城站前面,还立着一个方向标,上面写着北京与长城站的精准距离:17501.9公里,指着祖国的方向。

刘永诺后来担任了国测一大队总工程师、副大队长、大队长等职务。1987年5月,他荣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9月,他光荣地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刘永诺曾总结过,干好测绘工作要过三关。第一关是艰苦奋斗关,吃不了苦就不要干测绘。第二关是思想感情关,接受测绘队员豪放粗犷的性格。第三关是操作技术关,多观察、多琢磨、多请教、多实践,练就一身硬本领。像刘永诺这样的第一代测绘人,用实际行动为后来的年轻测绘队员树立了标杆,做出了表率。

忠骨铸队魂

1976年4月,国测一大队在新疆南湖戈壁执行测量任务。这是年轻测绘队员吴永安的第一次野外作业。在茫茫荒漠戈壁中,16年前,他的父亲吴昭璞壮烈牺牲。

爹啊,您到底埋在哪里?这么多坟头,连块墓碑都没有。16年了,难道您的坟已经被黄沙掩埋?吴永安依照前辈的指引,来到当年父亲埋身之处,却找不到父亲的坟茔。

吴永安提着一桶清水,流着眼泪,往每一个坟头上都洒一点水。在烈日的炙烤下,水几乎刚落地就干了。洒遍之后,吴永安跪在滚烫的大地上放声痛哭。“爹,儿子给您送水来了。您喝吧。现在咱们不缺水了。”

吴永安对于父亲面容的记忆,是从父亲生前仅有的几张工作照上获得的,而对于父亲的声音、父亲的动作、父亲怀抱的温暖,他没有任何记忆。16年前的那个春节,父亲回家探亲,吴永安刚4个月大,还不会叫“爸爸”,更不会记得父亲是怎样兴奋地把 he 抱在怀里,不住地亲他的小脸。父亲只在家里住了几天,过完年,就出野外去了。那是吴永安和父亲唯一的相聚,是初遇,也是永别。

那一年,国测一大队承担了国家坐标控制网布测任务。4月底,年仅31岁的吴昭璞带领一个水准测量小组,来到新疆南湖戈壁腹地。虽叫南湖,可这里和水没有一点关系,有的只是无边无垠的沙漠和被风沙侵蚀得奇形怪状的土堆、石堆。这里酷热、干旱,人称“死亡戈壁”。测量小组向沙漠深处的测量点走去,阳光如白色的火焰炙烤着万物,脚下的沙石烫得脚底生疼。队员们携带的一箱蜡烛早已融化成了液体,顺着箱子的缝隙往外流淌。

到达测量点后,天快黑了,吴昭璞带着队友们搭起了一座帐篷,把仪器设备和资料都安置好。第二天早晨,当吴昭璞早早起床,去给队友们的水囊灌水时,脑子一下蒙了。怎么会?满满的一桶清水,一滴都不剩了。桶怎么会漏呢?队员们指望着活命的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渗入沙地中。

吴昭璞知道,在沙漠里断水,意味着队员们已经被推到了死神的门前。光从这里走出去,就需要一天多的时间,没有水,在沙漠里走一天,能不能活下去,还要看运气。如果负重的话,谁也走不出去。这里还有这么多仪器,这么多资料,又岂能扔下不管?我是组长,出了这样的事情有我的责任,我留下,让兄弟们走。就这样定了,不能再拖了,拖一分钟,兄弟们距离死亡就近一步。

吴昭璞面对着空空的水桶,很快作出了决定。他把兄弟们叫过来。“兄弟们,我们的水桶漏了,水全都流光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只能马上撤出去,再带着清水回来。这样,你们两人一组,确定好路线赶紧往外撤,我留下来看守仪器和资料。”吴昭璞说出了自己的安排。

“这怎么行呢?要走一起走,不能把你一个人留在沙漠里。”几名年轻的队员坚决反对。

“听着,我是组长,这是命令。这么贵重的仪器不能扔在沙漠里,我们又带不出去,再说这边的工作还没完。我在这里等大家,等你们回来,我们再把剩下的工作做完。”吴昭璞表情严肃地说。

在吴昭璞的催促下,队员们极不情愿地离开组长。他们走几步,就回头看看组长,眼里含着泪水,他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吴昭璞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喊道:“兄弟们,保重啊,我等你们回来。”一股热风卷着烫人的沙子迎面吹来,吴昭璞赶紧钻进了帐篷。

三天后,队员们带着清水回来了,却看到了让他们永生难忘的心碎的一幕:他们敬爱的组长,静静地趴在戈壁上,头朝着他们离开的方向,嘴里、鼻孔里全是黄沙,双手深深地插在沙子里。残酷无情的沙漠用持续高温的烘烤,让他一米七的身躯,干缩到不足一米三。

吴哥,我的好兄弟。你不是说过要等我们回来吗?我们还要一起干活呢。你看,我们带水

来了,带了很多水。老天啊,你怎么这么残忍?队员们趴在吴昭璞的遗体旁号啕大哭。

走进帐篷,他们看到,绘图用的墨水被喝干了,牙膏被吃光了。可以想象,这三天,吴昭璞经受了怎样的痛苦和绝望。而所有的仪器和资料都用他那带着汗渍的工作服包裹得完好无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吴昭璞仍没忘记保护这些他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宝贝。

那一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位共和国英雄劳动者——年轻的吴昭璞把生命留在了大漠深处。队友们无比悲痛地将他的遗体埋葬,在他的坟头,摆放了一个灌满清水的军用水壶。

就在吴昭璞牺牲的几个个月前,国测一大队刚刚痛失了一名优秀的测绘队员。1959年7月,在执行国家一等三角锁联测任务时,组长宋泽盛带领刘明、常虎来到新疆阿尔泰山中麓,准备开展尖山点的大地控制测量。壁立千仞的尖山,怪石嶙峋,突兀凌空的山顶巨石有如一把刺天利剑,令人望而生畏,不要说攀登,看一眼都让人心悸。

在宋泽盛的带领下,三名测绘队员身负重物,一步步在光滑陡峭的岩石上爬行,经过一番艰难的攀登,终于到达山顶。连续两个昼夜,他们一边观测、记录,一边计算成果、整理资料。任务完成后,疲惫的测绘队员在尖山顶上背靠石墩,昏昏入睡,全然忘了近在咫尺的深渊,直到黎明前被一阵冰雹打醒。

随后,他们收拾东西下山,年轻队员常虎主动背起了沉重的仪器箱。上山不易、下山更难。冰雹将地面打得湿漉漉的,石上的苔藓又软又滑。常虎被仪器压得伸着脖子直喘气,额头上的汗珠子不断往下流淌。突然,常虎脚下一滑,仪器箱撞到了身边的峭壁,整个人被反弹向悬崖一方,眼看就要坠下悬崖。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宋泽盛大喊一声“小心”,一个箭步上前,双手抓住队友,用尽全力往回拉。常虎被拉了回来,他的生命和宝贵的仪器保住了,可年仅29岁的宋泽盛却因身体失去平衡,跌落深达四五十米的悬崖,壮烈牺牲。此后,国测一大队党委决定,将宋泽盛使用的并用生命保护的那台经纬仪命名为“宋泽盛”号。

在清理宋泽盛的遗物时,队友发现他在山顶上写的一首诗:“测绘战士斗志昂,豪情满怀天下闯,铁鞋踏破重重山,千难万险无阻挡。”是啊,对国测一大队的测绘队员来说,千难万险也无法阻挡他们向测区迈进的脚步,就算付出生命的代价也在所不辞。

时光来到1980年夏天,国测一大队在天山深处执行测量任务。测区河流多,队员们常常要骑马涉水前行,有时冰凉的河水都没到腰部。一天傍晚,队员王方行等人作业归来,骑马横渡巩乃斯河。王方行小心翼翼地策马前行,河水越来越深,水流湍急,眼看离对岸只剩几步路了。突然,马失前蹄,王方行一头栽进了冰冷的河水里,被急流卷走。队友们急忙顺河寻找,在两公里外的浅滩上发现了趴着水里的王方行,他耳鼻流血,已停止了呼吸。

队员们在王方行的尸体旁点了一堆篝火,守着他渐渐发凉僵硬的身体,直到天亮。夜风中不时传来野狼的嗥叫,心情沉重的队员们听着凄厉无比。这一年王方行46岁,依然单身。出测前,有人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准备年底回去结婚,谁料他竟被无情冰冷的河水夺走了生命。

自国测一大队建队以来,共有46名测绘队员在外业工作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除此之外,目前全队患有肺气肿、肝炎、关节炎、胃病、心理疾病等与所从事职业有关的疾病者,占有相当比例,更有不少人因身体原因提前退休,一些职工英年早逝。

这些英雄的照片和事迹,陈列在大队的荣誉室里,成为国测一大队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测绘队员。